

赵玉如等 / 著

英烈谱

下

英

烈

谱

赵玉如等 / 著

英烈谱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英烈谱/赵玉如等编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-7-227-02406-4

I. 英... II. 赵... III. 革命烈士—生平事迹—宁夏 IV. K820.8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36499 号

英烈谱 (下)

赵玉如等 主编

责任编辑 陈念华
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
印 张 24

字 数 250 千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978-7-227-02406-4

定 价 47.80 元 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崔景岳之歌(续)	(1)
永远的班长	(77)
后记	(187)

.....

目

录

第五集

〔旁白〕：经过多少大风大浪，闯过多少大江大河的崔景岳，竟然被马家兵的一个小小排长，轻而易举地押走了。

1

宋澄堡村街上，一头犍牛傲慢地走着，一只瘦骨伶仃的狗向犍牛狂吠，大犍牛毫不理睬，倒是旁观的鸡和羊们闪着惊愕的目光。

2

“走！”“凭什么抓人？”“我抗议！抗议！”嘈杂的人声中，崔景岳被孙排长押出宋澄堡完全小学校校门。士兵们又推又操，马则云连连抗议，学生们若即若离地跟着，王老夫子摇头晃脑“之乎者也”辩理，孙排长凶神恶煞般喊叫些什么。

崔景岳反倒不争不吵，显得那样驯顺、老实、厚道，甚至有点窝囊。孙排长推他一把，他总是憨厚地笑笑，色厉内荏的孙排长感到莫测高深，有点犹豫了。正当他心里犯嘀咕，彳亍不前之际，小铺里闯出崔金凤，一把拉住他的衣襟。

孙排长一惊：“干什么？”

崔金凤指指划划，又说又笑：“哟！这不是马连长吗？多日不见，是哪阵香风把你老吹来了？马连长，路过小店不进来坐坐，可不够意思。我说马连长……”

孙排长：“嗨！我姓孙！”

崔金凤：“哟！可不是孙连长嘛！看我这眼神儿！孙连长啊，你这是……”

孙排长：“我是排长！”

崔金凤：“我知道！你说的是眼下，我说的五天以后。我看你印堂发亮，紫气护顶，这是吉星高照啊！不出五天，准升连长。五天之内不升连长，我包赔！”她不容分说，把孙排长拉进了小铺。

3

崔金凤开的小铺，卖些糖球、茶叶、香烟和针头线脑之类，崔景岳那几匹“雁塔布”也在货架上摆着。

崔金凤连拉带拽，把孙排长拉进来，后面跟进马则云、崔景岳和两名押着崔景岳的士兵。

崔金凤：“老头子，给孙连长倒茶、点烟！”

马则云忙不迭给孙排长递烟倒茶，给士兵们也递上香烟。

崔金凤：“孙连长你坐呀！小女子崔金凤，托马主席他老人家和您孙连长的福，开了这个小铺子。虽不敢说财源茂盛，倒也生意兴隆。我虽是个妇道人家，也知道眼下是国难当头，要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孙连长缺啥用啥只管开口！这不，几天前我去省城参加女界爱国后援会演讲大会，听了马主席五夫人的演讲，我当场就捐了二十元出征捐。五夫人还亲自提名，选我崔金凤当了女界爱国后援会的理事！”

她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孙排长懵里懵懂听着。

崔金凤话锋一转：“这是我堂弟崔景岳，做点布匹生意。这雁塔布就是他捎来的，地地道道的西安货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拿一匹去做孝衣穿——哦，不，不，做罩衣穿！”说着，将一匹布塞给孙排长，又给两个士兵塞了些茶叶、香烟。

直到这时，孙排长才有机会开口说说：“嘿嘿，崔理事，其实我们是奉命搜捕一个姓江的共产党，和你堂弟无关，嘿嘿嘿嘿，无关。”

崔景岳：“哎哟，孙连长，耽误了公事可不好向上头交待呀……”

孙排长一愣，向士兵发火：“他妈的，还不快解开！”

士兵：“是！”

4

宁朔县汉坝小学校门外，白志光和王彦成坐在渠埝上“备课”。

崔景岳骑着辆旧自行车飞驰而来。白志光、王彦成忙迎上去。

崔景岳跳下车：“江雨生来过这儿没有？”

白志光：“我们刚把他送走，让他连夜去延安。”

崔景岳：“现在敌人在到处搜捕他。”

白志光：“他说便衣特务到他家搜查过，被他轻而易举便打发了。”

“哦？”崔景岳若有所思。

5

通往宁夏城的黄土大路上，一辆吊着布帘的马拉轿车在疾驰。一名乡丁持枪坐在车门口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车里坐的什么人。乡长刘二能得意洋洋坐在车辕上，车的左右有背枪的乡丁护卫。

大鞭子“啪啪”山响，尘土飞扬，鸾铃叮当。

“吁！”赶车人一声么喝，车马骤然刹住，原来和押着一串“逃兵”的孙排长等人顶头相撞了。

孙排长：“妈的，瞎了狗眼了！”

刘二能：“哈哈！孙排长，好大的火气！”

孙排长：“噢！刘乡长！误会，误会，包涵包涵！”

刘二能：“自家弟兄，好说好说。孙排长，这是……？”

孙排长：“唉！马主席不是命令整顿后方吗？我们弟兄命苦，忙活了好几天，一个正牌货没抓着，就他妈逮了这么几个屁逃兵！”

刘二能：“兄弟倒是抓了个正牌货，有凭有证。这不，正要押送督察处陈处长那里去。老弟，少陪了！”

孙排长：“老兄又要升官发财了，到时候可别忘了小弟呀！”

刘二能：“自家弟兄嘛，好说，好说！”

“啪！”赶车人甩了个响鞭。

突然，一个逃兵踉跄扑来，跪在刘二能面前：“刘乡长，我不是逃兵，不是逃兵呀！”

“逃兵”们纷纷跪地求情：“我们不是逃兵！”

“我叫杨天富，”第一个跪下的人大声求告：“刘乡长，咱可是街坊呀。你知道，我是独丁，家有老父老母，还有个爷爷病在炕上。你老人家心慈面软，给说个情吧！”

众人：“求乡长大人做主啊！”

刘二能：“混帐！马主席训示，国难当头，守土有责。谁敢胡言乱语，当汉奸办！滚！”一脚踹在杨天富心窝。杨天富“哎哟！”一声，滚到沟里。

孙排长揪起杨天富：“杨天富，说！你是愿意当兵还是愿意当汉奸？俺？”

杨天富：“当兵，当兵！”

众人急忙站起：“当兵！”

刘二能：“贱皮子！”

赶车人“啪啪”两鞭，马车疾驰而去，扬起的尘土遮蔽了

一切。

6

宁夏城，马鸿逵四姨太刘慕侠的客厅，陈设豪华而俗气。刘慕侠在用纸烟抽“老海”。

马鸿逵心事重重地进来：“老四！”

刘慕侠：“总是愁眉苦脸的，又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？”

马鸿逵向下人一挥手：“都出去！”

下人们退出。

刘慕侠递过纸烟：“来口老海提提神？”

马鸿逵不吸，坐到刘慕侠身边，压低声音问：“老四，北平你爹那边有信来吗？”

刘慕侠：“我爹他老人家眼下在包头，不在北平。”

马鸿逵：“这我知道。他老人家有信来吗？”

刘慕侠：“没有。你不是不让我和他联系了吗？”

马鸿逵：“现在看，还得联系。跟日本人没法打，只能和。前些时，重庆也逼我出兵，延安也逼我出兵，老百姓也逼我出兵。我派了一个旅过黄河，连日本人的面也没见，只听见人家放了两炮，我的队伍就垮了一个营！

刘慕侠：“那么厉害呀！”

马鸿逵：“你写信告诉你爹，让他转告松本先生，只要日军不进宁夏，别的条件都好说。最好请老人家来一趟。绕西安，走南路。”

刘慕侠：“我这就写信。”

“报告！”门外陈福刚声。

马鸿逵：“陈福刚吗？进来！”

陈福刚进门，敬礼：“报告主席，抓到了个大个儿的正牌货！”

马鸿逵精神为之一振：“好！中卫那个共党共产分子抓到了？”

陈福刚：“不是。是绥远方面来的，这是从他身上搜出的罪证。”

马鸿逵听到“绥远”二字，激灵灵打了个冷战，忙接过“罪证”观看。

“慕侠，不用写信了！”马鸿逵越看越兴奋，连说：“好！好！”

陈福刚急忙邀功：“是卑职手下一个特工抓到的，就是上次告密有功，升了乡长的那个。”

马鸿逵：“快把人送到这儿来！”

陈福刚：“主席要亲自接见刘二能？”

马鸿逵：“什么他妈刘二能！”

陈福刚明白了：“哦，主席是要亲自审问那个共党一哦汉奸？老东西是个死硬分子，铁证如山，可怎么打他都不招认，还大喊大叫非要面见主席不可，胡言乱语说是您的亲戚！”

刘慕侠大惊失色：“你们……打他了？！”

陈福刚：“打了！现在还在房梁上吊着呢！那老家伙……”他突然发现气氛不对，愣住了。

“混蛋！”马鸿逵狠狠搥了陈福刚一个嘴巴。“这是老太爷！四太太的亲爹！”

“主席！四太太！饶命啊！”陈福刚“扑通”跪倒：“这，这都是刘二能那个混蛋干的呀！”

马鸿逵：“去！快把老太爷给我送到这儿来！”

“是！”陈福刚“噌”地跳了起来。

刘慕侠：“我亲自去！”

陈福刚：“夫人，您不能去。全督察处都知道抓了个姓刘的大

汉奸，调统室马效贤、教育厅骆厅长他们知道了。刘二能那个狗日的逢人便讲，连老百姓都传开了，这要是让人知道了那原来是老太爷，那……”

“啊?!”刘慕侠目瞪口呆。

马鸿逵如热锅上的蚂蚁。他想像着传扬开去的可怕后果：揭露他投降阴谋的报纸、传单如雪片飞来；人民群众游行示威，骂他是汉奸卖国贼；蒋介石借机消灭异己，像惩办韩复榘一样将他处决……

他胖脸上渗满豆大的汗珠：“这怎收场，怎收场！蠢货!”

陈福刚又跪了下去，左右开弓搥自己的嘴巴：“部下该死！部下该死!”

马鸿逵突然眼露凶光，一脸杀气：“传我的命令，把那个姓刘的汉奸就地正法，执行枪决!”

“啊?!”刘慕侠、陈福刚惊呆了。

马鸿逵莫测高深地笑着。

7

军警联合督察处的一间办公室里，军警们正向得意洋洋的刘二能祝贺：“刘乡长真是福星高照，官运亨通啊！上次抓姓‘红’的立了功，升了乡长；这次该闹个区长、县长当了吧?”

刘二能：“这都是托马主席他老人家的福，陈处长的栽培，各位弟兄的提携。也是该这老东西倒霉，让我一眼就看出了毛病!”他正指指划划说得起劲，陈福刚带着高中弟和几名军警进来。

刘二能赶忙谄笑着相迎：“陈处长！高科长!”

陈福刚不阴不阳地笑笑，随手搥了他一个嘴巴：“婊子养的，干得不错!”

刘二能顿时心花怒放，连忙跪下谢恩：“谢处长栽培！”他当即回忆起：上次他出卖两名抗大学生时就是这样，陈福刚先搥他个嘴巴，亲切地骂上一句，然后宣布提升他为乡长的情景。可是这次，打完骂过却不见下文，他沉不住气了，又磕了个头，说：“陈处长，高科长，小的在听候吩咐，不知马主席他老人家有何训示？”

陈福刚郑重宣布：“奉马主席训示，把这个姓刘的汉奸就地正法，立即枪毙！”

刘二能从地上爬起，长舒口气：“主席英明！”

陈福刚：“给我拉出去！”

高中弟指挥带来的那几名军警把刘二能五花大绑起来，将一根写着“处决汉奸刘老青一名口”的亡命标给他插在背后，用破布堵了嘴，架上就走。起初，刘二能被闹懵了，呆愣愣的不知咋回事，后来明白了，嘴里“呜噜”了一阵，像条死狗似的被拖了出去。到了院子里，细心的高中弟示意军警停一停，他挥拳在刘二能脸上一顿猛击，刘二能顿时鼻青脸肿，嘴歪眼斜，面目全非。他还怕有人认出来，又在刘二能脸上抹了一把烂泥，才命军警拉出督察处院门。

8

荷枪实弹的军警们，煞有介事，如临大敌，押着刑车游街示众。车上的刘二能瘫成一团，人事不省。

人流如潮，群情激奋。

有人高呼口号：“拥护马主席抗战到底！”“打倒日本！”“肃清汉奸！……”

杜玉林也在人群中，他跟着刑车走了一段，越看越感到事有蹊跷。

有人拽他的衣襟——是他的同事俞华。

杜玉林：“俞老师！”

俞华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，他点点头，跟着俞华挤出人群。

9

“啪！啪！……”两声枪响。刑场乱纷纷的人群渐渐散尽。

“哈哈哈……”四姨太刘慕侠在客厅里开怀大笑。

马鸿逵兴奋得满脸通红，盯着笔直地站在他面前的陈福刚、高中第，半天不开口。突然，挥手搥了他们每人一个嘴巴，骂道：“婊子养的，干得不错！每人赏一包烟土！”

陈福刚、高中弟：“谢主席！”

刘慕侠：“老太爷赏你们每人大洋一百！”

陈福刚、高中第向内室喊：“谢老太爷！”

内室传来一个沙哑亢燥的声音：“甬谢！跟着你们主席好好干，有好处！”

陈福刚、高中弟：“是！”

10

杜玉林和俞华任教的新城小学，放了晚学之后，夜幕笼罩校园。一弯新月，挂在轮廓清晰可见的贺兰山巅，四周一片寂静，一排平顶土房的剪影中，只有一间宿舍亮着灯，那是杜玉林和俞华的宿舍。灯光从窗口射出，隐约可见窗外杜玉林的孤独身影。他好像无所事事，其实是在窥视着室内的动静。

室内，俞华坐在煤油灯下，面有泪痕，哽咽着小声哼唱：

走啊！向前！向前走！

一身血和肉，
赋予民族有，
准备着雪国耻报国仇……

真是慷慨悲歌，感人至深。他唱着唱着，已泣不成声。突然，他咬破中指，愤然疾书。只写了几个血字，便昏倒在桌边。

杜玉林目睹了这一切。他急忙推门进屋，将俞华搀扶起来。

杜玉林：“俞华！俞老师！”

俞华慢慢睁开眼，见是杜玉林，急忙把血书掩盖起来。

杜玉林：“俞老师，我都看见了。”他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

俞华双手攥住杜玉林的手：“杜老师，你一定要帮助我！我实在忍无可忍了！我们同住一个宿舍这么久了，你是了解我的。像我这样一个流亡学生，举目无亲，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从东北流亡到宁夏，好几年了。我原想，国共合作了，哪里都能抗日，都能打回老家去，谁能想到，马鸿逵根本就不想抗日，一心要当汉奸！杜老师，你一定要帮助我，让我到延安去！我知道，你去过延安，上过抗大。”

杜玉林吃了一惊：“谁说我上过抗大？”

俞华：“杜老师，你还信不过我俞华呀！”他感到绝望，抓过血书就撕。

“俞老师！”杜玉林拦住他，拿过血书展看。只见几个鲜血淋漓的大字：“只有共产党才能救……”

俞华慷慨激昂：“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，靠他们救不了中国！马鸿逵更是一心一意要当汉奸！昨天他们枪毙的那个家伙，是他们手下的一条狗，根本不是抓到的那个姓刘的大汉奸。真正的大汉奸，早被马鸿逵保护起来了！”

杜玉林急问：“你是咋知道的？”

俞华：“我有个朋友告诉我的，他也是流亡学生，在督察处打杂。昨天看游街时我就要告诉你，后来被人打断了。”

杜玉林暗道：“这情况太重要了，要马上告诉老崔。”

俞华一愣，想问杜玉林“老崔”是谁，又忍住了。稍顿，他说：“马鸿逵如此凶残、狡诈，这暗无天日、人间地狱般的宁夏城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。杜老师，玉林大哥！你无论如何要帮我去延安哪！”

杜玉林：“其实，小俞，只要真想抗日救国，不一定非去延安不可。”

俞华：“那，你介绍我参加共产党，不然我无用武之地呀！”

杜玉林尴尬地笑笑：“我……我可不是共产党呀。不过小俞，咱慢慢想办法，总会有出路的。”

俞华：“我是一心一意跟定杜大哥你了！”

杜玉林紧紧握住俞华的手。

11

宁朔县宋登堡崔金凤铺子的后院，几间土房，住着宋澄小学校长马则云一家三口，同时也是崔景岳食宿之所。

时当傍晚，马则云、崔金凤、他们十二岁的儿子（小名“对对”）和崔景岳正在吃晚饭，学生兼校役王顺来拿着一封信走进房来。

王顺来：“马校长，信。”

崔景岳：“哦，王顺来，坐下吃饭！”

“不，崔老师，你吃。”王顺来离去。

马则云看看信封，将信递给崔景岳：“你的。”

崔景岳把信装进衣兜，接着吃饭。

马则云有所触动，示意儿子到前边去放哨，他放下碗筷，愤愤不平地说：“老崔同志，我有很多话要说！”

崔景岳心领神会：“我知道。说吧。”

马则云：“景岳同志，我的组织关系还不能恢复吗？我1925年入党，随西北军来到宁夏，后来失掉了关系。前任工委书记李仰南同志来宁夏后第一个和我联系，却又不恢复我的党籍，说我是军队系统的党员，地方党管不了。你老崔难道也是‘管不了’？同志们都在出生入死，你还让我马则云在门外晒着？”

崔景岳：“你的情况西北工委负责同志都一清二楚，我来之前他们都给我详细说了。我老崔要信不过你，为啥吃住都在你家，把你家作为联络点？你放心，我很快就提到工委会议上研究。”

马则云一把攥住崔景岳的手，竟然呜呜哭出声来。

崔金凤：“你看你，像个孩子！”

三人会心地笑了。

12

汉坝小学旁有座破旧的娘娘庙，一间披殿里亮着一盏豆油灯，崔景岳、白志光、王彦成三个人以“砍牛腿”（宁夏民间用纸牌赌博的一种玩法）为掩护，在召开工委会议。

他们轮番喊着：“鱼儿亮！”“摆儿亮！”“仨牛俩喜一副摆！”“仨虎——有长不要短！”……

“摆啦！”崔景岳洗牌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好，关于恢复马则云同志组织关系的问题，就做为工委的决议定下来了。当前形势更恶劣、更复杂了，我们的工作要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。”

白志光：“所以，你要去省城见杜玉林的事，我希望你再慎重

考虑考虑。”

王彦成：“是啊，见面不到两个月，有第二次见面的必要吗？”

白志光：“他信上只说有特别重要的情况汇报，为啥不说清楚？再说，既能写信咋就不能书面汇报？”

崔景岳：“这是我给他规定的。”

他们再次把杜玉林的信分析、研究、琢磨、揣测。

崔景岳决心已定：“我还是去一趟。当前形势瞬息万变，我们离省城太远，太闭塞。我去，也想摸摸马家王朝的动静。”

白志光：“那就由我去。”

王彦成：“我去吧，我目标小。”

崔景岳：“你们的心情我了解，不过互相联系的人还是越少越好。放心吧，我有县教科开的帮宋澄堡小学买书的介绍信，不会出事的。”

白志光、王彦成：“你可千万要小心哪！”

一道闪电划过，远远传来雷声。

崔景岳看了看天色：“哈！春天里打雷第一声，要下雨，回不去了，咋办？”

白志光：“我有办法！”不一会，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捆稻草，铺在供桌下，说：“请吧，书记同志，你睡中间，我们哼哈二将睡两边，给你保驾！”

崔景岳：“那就睡！”他夸张地打个哈欠，伸个懒腰，躺下了。

白志光、王彦成也吹熄油灯，躺下了。

雷声隐隐，春雨沙沙。泥塑的菩萨、韦驮、金童、玉女们好像都活了，一个个摇头晃脑，挤眉弄眼，伸胳膊动腿的，闹得崔景岳心烦意乱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白志光被崔景岳折腾醒了，他用胳膊撞撞崔景岳：“运乾，想